

重阳方过,到乡下走走,看塞外山地上秋光明亮硕果累累。村里乡亲们很高兴,说起来有根有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研究部署农村改革发展的大事了,做出了很多重要决定,咱农民怎么能不兴奋呢!

想想 30 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尔后打碎中国人思想枷锁的重大举动,莫过于农村农业经营方法的变化了,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围绕着这件大事的争论,在当时可以说是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单位到家庭,几乎无人不发表看法无人不表达意见。那时我正任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学员全是全区数百乡镇的领导干部。其间一大风景线,是学员分小组讨论。讨论没有会议室,就在宿舍里进行。宿舍是老楼,木地板大缝子,一屋十来张床,被褥卷起,大家坐在草垫子上就说。说是讨论,其实是争论,抽着旱烟争,争急了手不闲着,就抓草垫子,弄得满地稻草烟熏火燎,好像大车店。那一场场争论,实在太重要了,许多人由此转变了观念,回去后面貌一新,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实践。这些工作在第一线上的干部,说起那段学习生活都十分留恋。

几经风雨,黄土地上的革命及成果,终于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要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超越历史阶段的其他道路。古人曾讲:郡县治,天下治。农村改革初期,人们引用这句话,目的是希望通过改



山村艳阳

何 申

革使广大农村安宁使农民得以温饱,并使乡村成为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事实证明,当初正是中国乡村异军突起并震撼世人,尔后才有了城市的改革和发展。从这点讲,我们应该感谢乡村,感谢农民。

说来很巧,多年的生活积累和对当下乡村的关注,使我在那时如井喷般写起乡村题材小说。单从我写的中篇小说《穷县》、《穷乡》、《穷人》等名字上,就可看出那主要是描写处在贫困阶段的乡村和农民的。乡镇干部为发薪水为收提留为计划生育发愁,农民们则是为仓里的粮食太少发愁。不过,让人兴奋的是,发愁的结果是发愤图强,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别无他路。于是,数年后我的中篇小说队伍就出现了如《年前年后》、《奔小康的王老祥》、《富起来的于四》这样一大批作品。这些作品里的乡村和主人公,是已经走出了困境的乡镇和解决了温饱的农民,他们盼望的是农村有

大的变化、农民有更富裕的生活,前景诱人。

但写着乡村,看着乡村,写着农民,了解农民,渐渐地我就感觉到,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城市的迅速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在乡村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一些农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速度放慢,城乡差距在某些方面不但没有缩小,反倒扩大了。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也成了制约农村发展影响农民生活的大问题。由此,后来,我就有了《乡村无眠》、《女乡长》、《一县之长》等小说,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广大乡村对城市发展的羡慕与向往,以及城市和企业发展过程对乡村不经意间“伤害”,如城市污水,企业废物,还有滚滚烟尘,弄得乡村难眠、“无眠”。说来这种伤害在 30 年前,是被看作很自然的事,那时我在山里插队,当人民公社小工厂的烟囱在我们村旁冒出浓烟时,烟囱下开的是活学

活用的讲用会,台上发言的人咳嗽着喊这些浓烟是革命的烟战无不胜的烟,熏走的是帝修反。但若千年后,熏走的却是一个个患肺、喉病的村民,而这种病先前千百年来这个小山村是不曾有过的。时到今天,面对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当代农村已经强烈希望乡村永葆山清水秀,城市乡村变成一个整体,广大农民将同城里人一样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重阳节后的日子,是收获的日子。我在塞北山地里行走,看蓝天观碧水,我看到的是随着社会发展,乡村已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当初我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些忧虑,如今许多已得到解决。更让人高兴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已使许多农民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30 年来尽管我写了上百部农村题材的作品,但我觉得还是难以表达当代乡村和农民的心声。还是一位开农家饭店的“女老板”说得好:“要说我们农民的要求和希望,就是快点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给咱农村规划的好图景。会上说的和做的决定,符合咱这儿的实际,顺应大家伙的心呀!”

从她的话中,我想先那种特别看重“天下治”主要是治郡、县的理念,应有所改变,未来将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全体中国人共同走向更幸福的明天。这应该是今年“重阳”后,广大农民心中又升起的一轮光辉无比的艳阳。

东方的涛声

——献给改革开放 30 周年

程蔚东

朋友呵,你在海边静静地聆听过涛声吗
这样的涛声可以惊涛湍沫
这样的涛声胜似万鼓齐鸣
30 年呵,你细细地听
改革开放的涛声啊
就是这样在我的心上激荡前行
那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某一个深夜
我在乡村的小屋里看见包产到户的签名
我看见浙东沿海潮湿的小路上
我的父老兄弟用忙碌和迷茫的脚步出发
走向祖国各地走向世界各方
为了属于他们自己掌握的生存
一个白发苍苍的县委书记走出低矮的石头房子
让清冷的泪水打湿了胸前的衣襟
革命一辈子呵,不忍再见贫穷的乡亲
靠在党旗下举起的信念艰难地找寻
我终于知道了,地地而来的涛声
是人民的脉搏和脉搏中的跳跃
是同生命在一起的灵动的精神
请检验吧,实践的天空
真理的浪涛已在旷野里飞奔

就这样,当小平你好的问候飘过天安门的时候
总设计师已经用思考在地球上烙下深刻的脚印
从江西的羊肠小道一直到拥挤的纽约大街



一个人名字叫——
拉·李加。一个村庄名字叫——决肯村。

那片圣境,在祖国西北边陲美丽的博尔塔拉河畔,在巍巍的阿拉套山腹地,与雄伟的天山遥遥相望,与人间秘境赛里木湖为邻,青山翠拥,碧水环绕,丰美的水草和无垠的肥沃沃土见证这里发达的农牧业。这就是边塞新城——新疆博乐市。

我要去的村庄是博乐市贝林哈日莫墩乡决肯村,世世代代生活着蒙古族人民,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一支经历了无数次迁徙最后定居在这里的英雄的民族部落——土尔其特。

进决肯村你几乎看不到尘土,因此你就不会感觉是进了乡村,而是像进了某个安宁和幽静的“袖珍城市”。村庄里的街道都是平整的柏油马路,街道干净整洁得像城市的街心花园,家家户户的院墙都是用深蓝色的油漆粉刷的,院子的大小、结构布局都是整齐划一的,院墙内是美观漂亮的抗震房,方方正正的大院子与其说是农民的家,不如说是一个庄园。

决肯村的“村民文化室”和“两委”办公室,就设在村子中间,是一个绿荫蔽空、芳草覆地的大院。院落整洁、干净,几乎没有一丝杂物。草坪像城市里一样修剪得整整齐齐,正在“喷灌”浇水。决肯村的这个“政治文化中心”,“标准化文化室”和“农民技术学校”,崭新的课桌和皮椅,大屏幕数字化电教设备,一应俱全,绝对超过大城市许多单位的小礼堂。

从外表看,决肯村的天空没有像城市那么密密麻麻的线路,但它早就安装了闭路电视,并且在去年完成了“宽带进村入户”。国际互联网也把决

推开一道道门打开一扇扇窗
总设计师点一根烟,目光中炯炯有神
伴着有疑虑的面容
伴着有争议的声音
东方的涛声在中国的土地上翻山越岭
有竹子拔节的声音也有鲜嫩的苏醒
涛声的壮怀激烈里从此有了春天的故事
故事的情节里有人民儿子的体温

就这样,走进新时代的歌声伴着涛声而来
人民的发言响彻行云
中国的市场获得发展的坚定
世界的步履享有东方的信心
金融的风暴中我们身姿挺拔
洪水的堤岸上我们沉着镇静
我们拥抱着从硅谷回来的黄皮肤的浪涛
在世界的东方在东方的岸边
我欢欣鼓舞地听见涛声中飞扬的激情

就这样,21 世纪的曙光为东方镀上颜色
金灿灿的波浪推出最鲜亮的时辰
北京时间总在校准忽前忽后的分分秒秒
人民公仆的笑脸让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
突然而至的非典让我们泪眼中放射亲情
新鲜的贸易壁垒让我们寻找曾有过的警醒
暴风雪的纷纷扬扬扬给了江南沉着应对的清冷
里氏 8.0 的地震震然在颤抖的土地上
掩不住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敲响回声
华尔街上惊慌的耳朵
似乎第一次听见来自东方的稳重的声音
就这样,我们经历了浪涛奔流的 30 年
就这样,30 年的漫长成了我此时此刻的接近
就这样,我的两行热泪如那奔腾的黄河长江
涛声里我听见属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强音

我静静地,静静地聆听东方的涛声
东方的涛声也静静地进入我的心灵
曾经的浪涛已成历史的旋律
曾经的波澜飞出生活的歌声
曾经的旋律进入今天的召唤
曾经的歌声迎接明天的风景
让东方的涛声漫过世纪的长河
惊涛拍岸
在蓝色的星球上响着雷霆

肯村的农民带入了“e 时代”,目前全村有 85%以上的农户家拥有电脑,从而成为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首家“电脑村”。它的超前和现代还体现在村民所享有的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有方便、卫生的“上下水”通道,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冲凉洗澡。当然,村里也有公共浴室,凡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都可以免费得到两张澡票。人老了,就怕孤独,所以在公共浴室里,他们可以享受“泡澡”和“唠嗑”的双重乐趣。

村庄里住着汉、蒙古、维吾尔、哈萨克 4 个民族 85 户 1000 多口人,是个多民族混居的地方,大家都像亲兄弟一样 30 年来和谐相处。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当然,决肯村早就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名闻遐迩。

我们是几经周折才见到村主任拉·李加的,他正在村东头的地里帮村民们进行棉花播种。今年 55 岁的拉·李加中等个头,黝黑的脸庞,闪着健康的光泽,是个典型的蒙古族汉子。

1984 年,一个改变村庄命运的年份。也是一个人开始改变全村人命运的年份。这一年拉·李加当选为决肯村村委会主任。在村民选举大会上,他向全体村民宣誓:“要做最好,一定要把决肯村改变成当地最富裕的村,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1986 年起,拉·李加与村队干部在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具体指导下,决定村庄整体搬迁并且请来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规划设计院的人员规划了决肯新村:路、林、院落、房屋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富裕起来的村民拿出积蓄,村里从集体积累中拿出 10 万元作为奖励补贴。

目前,自来水入户率、防病改厕率、闭路电视入户率、学龄儿童入学率均达到 100%;手机聊天、上网查询、开着私家车旅游,这是决肯村新型农民的真实写照。拉·李加和他的村子提前过上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



彩带爱伊河

梦 也

七十二连湖
水气氤氲中彩鸟飞翔
那只是梦
或在老人的回忆中再再现
然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
当爱伊河的彩带飘过风城
将散落的珍珠重新串起
七十二连湖重新牵手
连成美丽的歌声,唱响塞上
大地湿润了
浓厚的绿色重新铺染
在爱伊河流过的地方湖光闪烁
水鸟重新飞临,找回远古的梦
爱伊河哟——
一个美丽的姑娘
从我们的身边走过

成语“朝秦暮楚”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战国时秦楚两大强国经常打仗,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所在,时而助秦时而助楚,比喻反复无常。今年 7 月,到竹溪采风后,却对《辞海》的这种解释不以为然,觉得《辞海》的解释与这成语产生的原意相去甚远。

竹溪是鄂西北最边远的县,西与陕西的平利县接壤,南与重庆的巫溪县比邻。
从竹溪县城乘车西行 30 公里,就到了横跨鄂陕渝豫皖五省市楚长城雄关关垭。关垭两山夹峙,一线中通,横亘南北,分割秦楚,自春秋以来长期为兵家必争的战略隘口。如今的关垭关城,钢筋混凝土浇筑,上世纪 90 年代重修,城门洞里一条国道由鄂通陕,人来车往,秦楚无阻隔。

驱车登关,我们先寻楚长城遗址。从关城的一侧爬一面小山坡,我看到那掩映在杂果树丛中的墙体,高有两丈余,朝北边的山林中蜿蜒而去。这就是筑于公元前 7 世纪的楚长城了,比秦长城早 400 年,比明长城早 2000 年。楚长城夯土而成,夯土里拌魔芋浆、杨桃藤汁作粘合剂,坚如铁壁,2000 多年的风雨侵蚀战争摧打,如今还留有 300 多米的夯土城垣供后人观瞻,叹我楚人祖先的盛衰存亡。

登几十级台阶上到关垭城楼。站在城楼上,突然就感到自己高大起来。国道从我的脚下通过,身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敬畏书籍是敬畏文化,糟蹋书籍是糟蹋文化。“文革”中焚毁书籍,是一种罪恶式的糟蹋。如今乱印垃圾书籍,以及戏说名著之类,是一种衰废式的糟蹋。
“糟蹋书籍是造孽。”这是奶奶刻在我幼小心灵上的名言,这名言让我受用终生。战乱岁月,我出生在荒洲逸泽的农家,家里除了老皇历,再没有别的书籍。土改那年,村南的刘家,吸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堆在乡公所的粮场上。很快,家具衣物等被贫雇农分走了,几十本书摊在竹席上没人要。乡长开恩说:“何儿每人拿两本。”线装书是对折的,翻过来订成本子,可以练毛笔字。我拿回两本,要拆开,奶奶急忙制止:“用书做本子,罪过了。”妈妈想拿去剪鞋样,奶奶更不让:“用书剪鞋样,踩在脚下,会遭天打五雷轰。”她把两本书锁进箱子,我家便有了真正的书。奶奶对我说:“打倒地主,还能打倒书?”

孔子的弟子爱《论语》,耶稣的门徒爱《圣经》,都达到了敬畏程度,但那是偏爱,他们的敬畏有选择。奶奶教我爱书是博爱,对一切印成文字的纸张都要爱。书籍神圣的观念,从奶奶的脑子里,慢慢过渡到我的脑子里,只是我始终没有达到广博敬畏书籍的高度。
“文革”中,我遭遇了一次,我回敬畏书籍的风险。一次,我从北京琉璃厂的书库里,给单位拉回了十麻袋旧书,不然会送到造纸厂去。这全由我一个人挑选,皆为当时看不到的经典。拉到单位库房,处长一看,说:“怎么尽是封资修?”我解释:“这叫书靶子。批判封资修,没有靶子怎么批?”这解释颇让处长满意。他说:“以后有人问,你就这么说。”并让我把窗户钉死,用大锁把门锁紧,没有他的指示,什么人都不能借。他还是不放心,又严肃地指示我:“刻个‘供批判用’的印章,该盖的全盖上。”后来有人知道了,借此发难,要整我,也涉及到来借过书的人。那时候,我是野战军机关干事,幸亏军政治部主

敬畏书籍
张雨生

书到处乱发,能让人们对书籍敬畏得起来吗?败坏大众爱书读书的胃口,会成为民族的孽种,为子孙所不屑。
书籍承担不起作者的名利,承担不动书商的贪欲,承担不了社会的浮躁,承担不得阴暗中的蝇营狗苟。书籍只能承担文化,承担人类智慧,承担精神食粮。前者都是对书籍的糟蹋,后者则能激发读者对书籍的敬畏。

文化还需要敬畏吗? (四)

今年看红叶的人格外多。“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人杜牧将秋叶之红与春花之红相比,赞美风霜之后枫林的顽强生命力。杜牧是晚唐诗人,当时许多人对李唐王朝的命运和前途失去了信心,杜牧则是“匹夫有责”,上书朝廷对政治弊病提出许多具体改革意见,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起作用,但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中积极的一面。同在岳麓山下,毛泽东写红叶,“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于寒秋之际看到勃勃生机,“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写出书生意气,豪放气概,壮阔胸怀,红叶秋景在笔下是昂扬壮丽的。而爱国名将戚继光面对秋风落叶寄托的是一腔热血、报国情怀,“朔风边酒不曾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销杀气,何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此去不远,蓟县盘峰,字迹赫然。溯史追踪,无数志士仁人在霜叶秋色中抒发了积极崇高的情思,脍炙人口的诗句,恰是中国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

红叶之思
王海平

同样是领袖,汉武帝给我们演绎的是更为辩证的剧情。汉武帝一生叱咤风云,面对秋风落叶,则是“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所以他转向神秘主义,封禅求仙,派人到处寻长生不老的药,险些乱了朝纲。但幸在晚年觉悟,罢黜方术之士,下罪己诏而拨乱反正,仍不失为明君。

著名作家杨朔写过一篇关于红叶的散文,说他寻红叶而不遇,却从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身上看到了红叶的灵魂。远在地球那边的加拿大号称红叶之国,红叶更是他们国家的象征,是生命。而我们在奥运会上寄出的不仅是给远方和未来的希望,更是给自己,给心灵的信札、信念……

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在回顾历史成就,为饱经风霜的祖国庆祝之时,我们也由衷地希望她的未来更有生机,更具创造能力,像红叶一样,历风霜更明艳。

虽三户,亡秦必楚!”中华的大一统,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日的秦地楚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江山。而秦人楚人早已是同胞家人了。在关垭旁边,有露水集市,陕鄂人民,平等交易,互通有无,团结共帮。

在关垭附近,时有农舍墙跨秦楚,一家人中,有父秦母楚的或母秦父楚的多得见。只是关垭之外的陕西,享受的是国家西部开发的政策,而关垭内的竹溪,享受的是中部省份开发的政策。西部政策与中部政策据说有差别。陪同我们游览的竹溪干部说,这是因为这堵关墙所隔,所以政策不一样。但竹溪人民很有信心,中部崛起的口号会得到实现。湖北陕西,在改革开放之后,都在一天天发展起来,鄂陕人民都在一天天富裕起来。

竹溪的关垭古关,留下了中国最古老的长城,留下了一个成语的出处,留下了秦楚人民由敌我变亲人的见证,留下了一道供游人休闲游览的亮丽风景线。来吧,海内外游客,此地不可不看。

大地